



雙城記

何冀平
戲劇節時的烏鎮大劇院，溫暖的場光亮起，掌聲連綿，演員走上台，牽着導盲犬，拿着盲杖，轉動輪椅……手拉手鞠躬謝幕；香港大會堂中，演員在熱烈的掌聲中向觀眾鞠躬，當中有6位是自閉症小演員。
最近，連續看了兩齣很特別的戲，前一部是樂意劇團的《逆轉未來》，是內地第一部泛障別開放式殘健融合戲劇，這個劇團由罕見病患者發起，七成是殘障人士，他們笑稱自己「前途無亮」「人生輪轉」「兩耳無聞窗外事」。《逆轉未來》是一部科幻劇，講述未來世界在一場災難過後，人口稀少，女性因能生育成為強者。大部分新生兒出生即有殘障，但科技發達，殘障者在接受身體改造，使用電子義眼、電子耳、高級義肢和輪椅後，視力、聽力、行動、速度遠超健全者，成為統治階層。健全人因無法接受改造，逐漸淪落到社會邊緣。父親不甘健全人的兒子永遠低人一等，在醉酒後操起電鋸，要鋸掉兒子的一條腿，使他接受肢體改造轉變身份，爭執中，父親受重傷，兒子成了弑父嫌犯，故事圍繞這樣一宗案件而展開。
另一齣戲《我不是霍金》是香港教育大學支持浪人劇團製作的香港戲，健康的阿昕因為有個自閉症的

逆轉人生

妹妹，自願成為義工投身弱勢人群服務，但種種社會觀念和制度的限制阻礙，使她身心俱疲，依舊解讀不了妹妹的內心，健殘雙方都在盡力為生存拚搏，訴說了一個有笑有淚的溫情故事。導演譚孔文是浪人劇團創始人，多年來投身舞台藝術，探索現代劇場美學，為全力推廣戲劇不遺餘力。這部戲的主要演員都是專業演員，他們的演技很好，傾情參與這場演出，真要為導演和他們鼓掌。
兩齣戲都是滿座，台上表演者的笑容和專注，比他們坐下的輪椅，手中的盲杖，不諧調的動作，更為人注意，舞台變成一座溝通健全人與殘障者的橋樑。耳聽台下熱烈不絕的掌聲，我心飛戲外，生活中對弱勢人群處處都是障礙，舞台成為最沒有障礙的地方，這個人人嚮往的造夢之地，殘障人也站上去，一個舞台一方天地，讓他們無障礙的表達表現自己的渴望，看不到的可以聽得到，聽不到的可以看得見，敞開心扉做一個好夢，帶領觀賞者與他們同喜同悲，享受那一個又一個的兩小時後的掌聲、歡呼，表現他們的價值，帶給自己無限愉悅。社會和專業人士支持他們，讓他們演多些，演下去，才是現代劇場新的意義。
立陶宛導演圖米納斯說：「戲劇可以戰勝死亡，戲劇也可以戰勝殘障。」



此山中

鄧達智
歷史名句：一年一度燕歸來。
今時今日，生活太方便，要見的人就算不是面對面，也會透過視頻天天溝通，猶如在你身邊。難得有東西讓你深深感動，讓你一年一度再回頭！
如果有，除家人所處的國度，另加幾樣令你心思的、窩心又心頭好的食物。
單一食物，未必能構成一年一度再回去的情緒，例如榴槤，必選馬來西亞品種，相關必遊風景，首選檳城，其次怡保及吉隆坡。
例如大閘蟹，首選產地當然陽澄湖，一衣帶水，去年從上海出發，今年從南京出發：揚州、宜興、蘇州、陽澄湖、烏鎮至杭州，深秋時分江南一轉，賞心樂事。
自從吃過朋友夫婦、上海姑爺代訂他熟悉的陽澄湖「馮家莊」產品，那份甜美蟹肉蟹膏帶來難以形容的興奮，令人回味不已，第一次幫襯，3個人各自吃了3隻公蟹（每隻平均8兩重），自此決定每年深秋，必回江南品蟹。
陽澄湖一圈聚集的餐廳群處於特定位置，而非亂糟糟左一

一年一度陽澄湖

問右一問；餐廳下面就是湖水，蟹貨養在水中，人客吃蟹才從水中撈出，即洗乾淨即蒸，新鮮程度100%；鮮甜的水平，除了天花板還是天花板！
邊喝黃酒邊拆蟹，各人談笑風生比較各自選擇螃蟹的白膏有多厚實、有多晶瑩；將拆出的蟹肉送進嘴裏，各人又比拼蟹肉質感及甜度一番，為自己的選擇而自豪。
這些吃大閘蟹的比拼小動作，雖然十分小學雞，但眾人加在一起幾百歲，卻一點不覺肉麻，反覺你一言、我一語，吵吵鬧鬧更能增加吃蟹的食慾與趣味。
陽澄湖並非西湖一樣，有一個實體湖，而是星羅棋布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不同湖泊，深秋初冬時分，夕陽西下進入湖區，日落水平線已經是猶如品嘗了黃酒一樣，令人陶醉。又或在店家的店子背後，坐上他們撈蟹的平底小船，享受一番泛舟湖上，然後才進入餐廳，望着滿天夕陽紅霞染色從艷麗斑斕漸變黑夜，喝着酒、吃着蟹，其樂無窮；未吃完今年的螃蟹，已經思念明年走哪一條路線，再次回到陽澄湖感受吃蟹小確幸。



陽澄不止一個湖，而是一大片大大小小的連綿湖泊。 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露
我相信每個人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好工，「好工」這兩個字，裏面包含了很多條件及因素。可能是希望找一份自己同樣喜好的工作，或是找一份人工高又不太辛苦的工作，當然這世上應該沒有這種工種吧。
細個的時候，我的父母總會告訴我們：「要勤力讀書，將來才會找到一份好工作。」小時候沒有太聽話，但很高興讀完書之後，找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工作，這份工作更加是自己的興趣，就是今天在做的電台唱片騎師，所以我久不久便會有感恩之心，多謝上天安排。但這一次不是說自己，而是最近看到了一個情況，我覺得這工種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就是自己住的大廈有4部電梯，其中兩部是負責接載較低樓層的乘客，另兩部是接載較高樓層的。話說有一天在電台工作完畢，回到住宅大堂大概是晚上9點多，發現其中一部電梯掛上維修的字句，即是說某些樓層現在只剩一部電梯可以使用。但當時大廈管理員告訴我：「另一部可以用的電梯也發現開關有些問題，現在正在修理當中。」我便在想，這就等於沒有電梯可以使用。
而正值當時有工作人員準備在每層樓收垃圾的時間，我看見這些工作人員在大堂等候，便多口問一句：「現在沒有電梯上落，你們怎麼辦？」他們說：「我們只可以靠行樓梯把每層的垃圾慢慢運送下來。」我當時覺得會是非常非常辛苦。你想想，每一層有多個單位，每一天產生的垃圾又有這麼多，在其中一層回收完之後，還要把這些垃圾帶到下一層，日積月累，運送的過程將會是相當艱辛及漫長。
做這些工種的人員，他們大概都是已經上了年紀的人，一個男一個女，大概起碼有60歲。我在想，他們怎樣應付這些工作？不過，人就是這麼奇怪，當你需要去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不知道在哪裏有突如其來的能量去應付。所以，當時我也跟他們說：「辛苦了你們。」然後便爬上樓梯到自己的家，因實在不想再等到什麼時候才維修好的電梯。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工種的工作者，我們應該要向他們致敬，也應該說句：「辛苦了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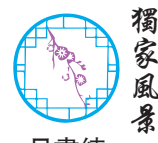


百家廊

劉士帥
在北方，鄉下的女人一年四季極少能真正閒下來。農忙時撲在田裏，耕種着一畝三分地；農閒時守在家裏，炕上地下，都是把好事。
母親就是那個忙碌的鄉下女人，季節在變，母親的忙碌不變。
深秋一過，天氣轉涼，糧食進倉了，田野裏荒蕪了。母親帶着收穫的喜悅和作為一個農民滿滿的成就感正式回歸了家庭。
天寒地凍的日子裏，母親的忙碌在炕上。北方的農村，冬天的冷是徹骨的冷，家家戶戶的土炕上，被褥統一在炕腳處碼成高高的「被垛」。夜裏睡覺，稍富裕點的家庭每人總要蓋上兩床棉被。
母親的忙碌就是從翻新土炕上的那些被褥開始的。先是奶奶的，再是父親的、我們的，最後才輪到母親自己的。每一條被子，經歷了春、夏、秋三季，棉絮早已不再蓬鬆，被面和被裏也已經不再潔淨。母親每拆開一條被子，會將被面和被裏洗淨，晾曬在院子裏。滴水成冰的季節，它們很快便凍得硬梆梆，在冬日吝嗇的陽光裏凝成一塊巨大的畫板，上面堆滿了鯉魚跳龍門、龍鳳呈祥、牡丹富貴的亮麗圖景。母親坐在土炕上，把舊棉絮扯開，用事先彈好的新棉花，一點點融入舊棉絮中重新加工整理。母親有時坐着、有時跪着、有時還要貓腰……整理棉絮的過程，母親不急不躁，偶爾會望向窗外。風颳起一片乾枯的樹葉，穿過被面和被裏中間的空隙，一直飄向了遠方。那一刻，母親便有些愣神兒，直到葉子

縫起來的鄉愁

遠離了自己的視線，母親才又重新做起了手中的活計。
經過兩三天晾曬，被面和被裏總算乾透了，因為沒了水分，自然變得柔軟。母親用她那雙經年勞動已經不太柔軟的手，把柔軟的被面、被裏、棉絮貼在一起，開始了新一輪的「創作」。母親做針線活是村裏有名的巧手，針線在母親手裏，煥發出無窮的生命力，它們在被子上遊走，帶着特有的節奏感，不出三五分鐘，一趟引線已經完成了從起點到終點的使命。打遠兒望去，筆桿調直。一床床舊棉被，在母親的手中幻化成一幅幅新作品，重新回歸到我們的視野，繼而又來到我們的身上。夜裏，鬆軟的棉絮，帶着微微的馨香，抵擋了冬日的嚴寒，也明媚了沉沉的夢鄉。
家人的棉被翻新過了，母親並沒有急翻新自己蓋的那床棉被。她在等待，等待遠方的那一個包裹。那是一個盛產花生的地方，那裏是母親的故鄉。每年秋後，地裏的花生成熟了，晾曬好了，姥姥都會叮囑老姨給母親寄花生。老姨寄過來的花生——個兒大，皮兒薄，果實飽滿，入口微甜。收到包裹的母親，臉上現出孩子般的驚喜，撫摸來自家鄉的包裹，母親的眼睛竟有些濕潤了。「一見兒，8年沒回家了。」母親微微嘆了口氣，小聲叨咕着。
姥姥家的花生，成了我們姐弟可口的零食，更是母親翻新棉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母親蓋的那床棉被的被角裏，每年都要縫進姥姥家當年產的新花生。母親重複



獨家風景

呂書練
上周專程到訪順德，出席由佛山市順德區統戰部主辦的「國際著名音樂大師麥家樂捐贈唱片展覽音樂演奏會」，親睹一代指揮家「出人頭地」後，以音樂回饋家鄉的文化盛事。
活動在順德區博物館旗下的華僑博物館舉行，展出1992年以來陸續發行、麥家樂指揮錄製的21張鑄射唱片及影碟，包括他指揮中央樂團錄製的《黃河·梁祝》鑄射影碟，該唱片由寶麗金1992年發行，一個月之後獲白金唱片獎。其他指揮錄製的還有丁善德的《長征交響曲》、陳永華的《第九交響曲》，以及德沃夏克、莫札特和馬勒等的交響曲。
原籍順德的麥家樂在香港生長，上中學才接觸音樂，卻很快着迷，再赴音樂底蘊深厚的德國和奧地利深造，專攻指揮。一待20年，指揮過歐洲多家大型交響樂團，其間受邀返港執棒，乃最早指揮過內地及港澳台著名樂團的港產指揮家。身兼作曲家的麥家樂音樂閱歷相當豐富。除了音樂之都維也納外，還在俄羅斯工作了10年，指揮過當地多個交響樂團。本次展品就包括他在莫斯科指揮樂團為羅文錄製的《情繫佛羅里斯》音樂專輯。
麥家樂在致辭時說，從小愛吃媽媽做的順德菜。媽媽從小對他寄予厚望，要求「出人頭地」。如今，他終於以國際音樂家身份回到故鄉，圓了母親心願。順德區統戰部部長梁偉沛則表示，麥家樂的捐贈不但豐富了順德的華僑華人歷史文化寶庫，更填補了當地華僑華人音樂史料的空白，體現出他對家鄉的深情厚意。
接着，麥家樂指揮以順德本地青年音樂

麥家樂以音樂回饋家鄉

家為主的音樂會在博物館2樓中庭舉行，表演的12首中西名曲，包括莫札特、巴赫、柴可夫斯基等作品，以及羅文歌曲、廣東民謠、順德民歌。麥家樂兩位學生——圓號演奏家田忠義、大提琴家徐理，以及身兼省級非遺項目客家山歌（惠陽皆歌）傳承人、歌唱家黃紅英擔任獨奏和獨唱。出席活動的除了當地統戰部、文廣旅部門和博物館官員、音協成員外，還有來自上海、香港和廣州的友好和傳媒朋友，共同分享麥家樂的喜悅。
筆者兩年前初訪麥家樂是因為他創作了歌劇《孔子傳》，這齣在去年中國歌劇節展演備受關注，並獲「優秀劇目獎」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採用傳統的章回體結構，以「金、火、水、木、土」為題分為五幕，勾勒出古代教育家孔子生平的重要節點，唱詞完全用古文原文，將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思想家與有四百多年歷史的西方藝術表現形式巧妙融合。
我希望這次活動只是麥大師的一個開始，希望他將來繼續率領他創辦的寰宇交響樂團回鄉演出，並做一些音樂普及教育，當然，最好是能與兩地演藝機構攜手，在家鄉，乃至灣區各城市巡演《孔子傳》，並推向國際舞台。



麥家樂正在指揮音樂演奏會。 作者供圖



細說星光

叢仁
《焚城》和《破·地獄》把近期的電影票房開得熱烘烘，加上有資深導演提出「香港電影已經失去靈魂」論，令香港影視娛樂界都多了不少話題。不過，單從《焚城》和《破·地獄》的表現就已說明了，失去靈魂的不是整個行業，而只是個別人士罷了。到底電影就是一個由供應及需求決定的市場，不反對要憑創意和藝術成分去刺激、影響和領導市場，但今時今日要有這種高度，似乎必須靠政府的資助，才可有這種大膽的嘗試和力度，政府參與得太深，也容易被誤解為另一種干預，有人會看成沒有自由。
創新求變放諸四海皆準，電影界從武俠片、動作片、警匪片到盛世年代一路走來，已沒有必賣座的橋和什麼必贏之道，「靈魂」不能離開肉體，裝着靈魂的肉體就必須有人氣和接地氣，否則有自由也不會有方向。市場終歸市場，港產片從前要衝出國際，現在除了希望賣埠，更是希望有內地市場，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和國家商務部簽署的關於修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的協議二提到，針對不少香港特別具優勢的服務領域，例如金融、建築及相關工程、檢測和認證、電信、電影、電視、

紀錄片電影

旅遊等都增添了開放措施，其中電影業受惠部分如：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不得投資電影製作的限制；以及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經內地主管部門批准設立的發行公司，經營以買斷形式引進的香港影片的發行業務；電視方面則取消香港人士參與網絡電視劇作主創人員的數量限制；以及允許香港製作的引進劇經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批准後在內地廣播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播出。
年初在香港駐京辦的一個活動上，當時鄭偉源主任也以CEPA協議一向有利香港影視業為題，鼓勵推行香港與內地發展合拍模式，認為協議能讓香港與內地電影業實現優勢互補，合力打造華語電影品牌。引述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將繼續發揮所長，為推廣華語電影和中華文化貢獻力量。
《修訂協議二》2025年3月1日起實施，聽聞影視界已做好準備，配合政策開拓新機遇。最近看了一部廣州廣播電視台與法國合拍的紀錄片電影《康熙與路易十四》，這紀錄片電影的想法，從中外歷史找尋可塑性高的故事，正好是港產片打開內地市場的一種可能，硬銷自己的風格，不如融入市場需求，也許反而是兩全其美的策略。



演藝蝶影

小蝶
商家為了增加營業額，提升生意利潤，往往創造五花八門的理由刺激客戶的消費意慾，為他們在人人爭相購物的大氛圍下賦予盡情購物的藉口，也令一些人產生不在節日中購物送給別人是對的內疚感。
聖誕節便是最佳例子。老香港對聖誕節最深刻的印象是1941年港督楊慕琦在12月25日率領英軍投降日本，開展了香港被日本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吧？可是，在我們這一輩出生前，聖誕節早已被塑造為「普天同慶，萬世歡騰」的節日。我們自幼從幼稚園開始，已經要寫聖誕卡給老師和同學，又要送禮物給親友。到了今天，聖誕節更是市民消費最盛的節慶之一。
商家又豈會滿足於顧客只是一年一度乖乖地自動從口袋中拿錢出來給他們？於是，母親節、父親節、情人節，甚至白色情人節等紛紛出現。在商家大力宣

促銷促購的光棍節

揚和論述下，一些無中生有的節日為市民建構了無形的壓力，變成大家不可不慶祝，不可不購物的節日。
我認為商家的創意比藝術家還要高，影響力還要大。更厲害的是，商家近年索性明刀明槍地創造一個打着購物和消費名號的雙十一節，又名光棍節，叫大家理所當然地大破硬囊購物。我對這個新創的節日很好奇——光棍不是指未結婚的單身男士嗎？怎麼會與消費扯上關係的呢？我上網查看，據說光棍節的起源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南京大學4名沒有女朋友的男學生聊天，談到如何早日脫離單身行列，不再當光棍時，想到他們這4名光棍就像是阿拉伯數字中的4個1字，便把11月11日當作一個示意告別單身的活動。這本來只是一個校園的趣味活動，卻演變成單身男女社交異性和相親的日子。
商家們也立即把握這個機會，將促銷與脫單掛鉤，把11月11日建構成一個購